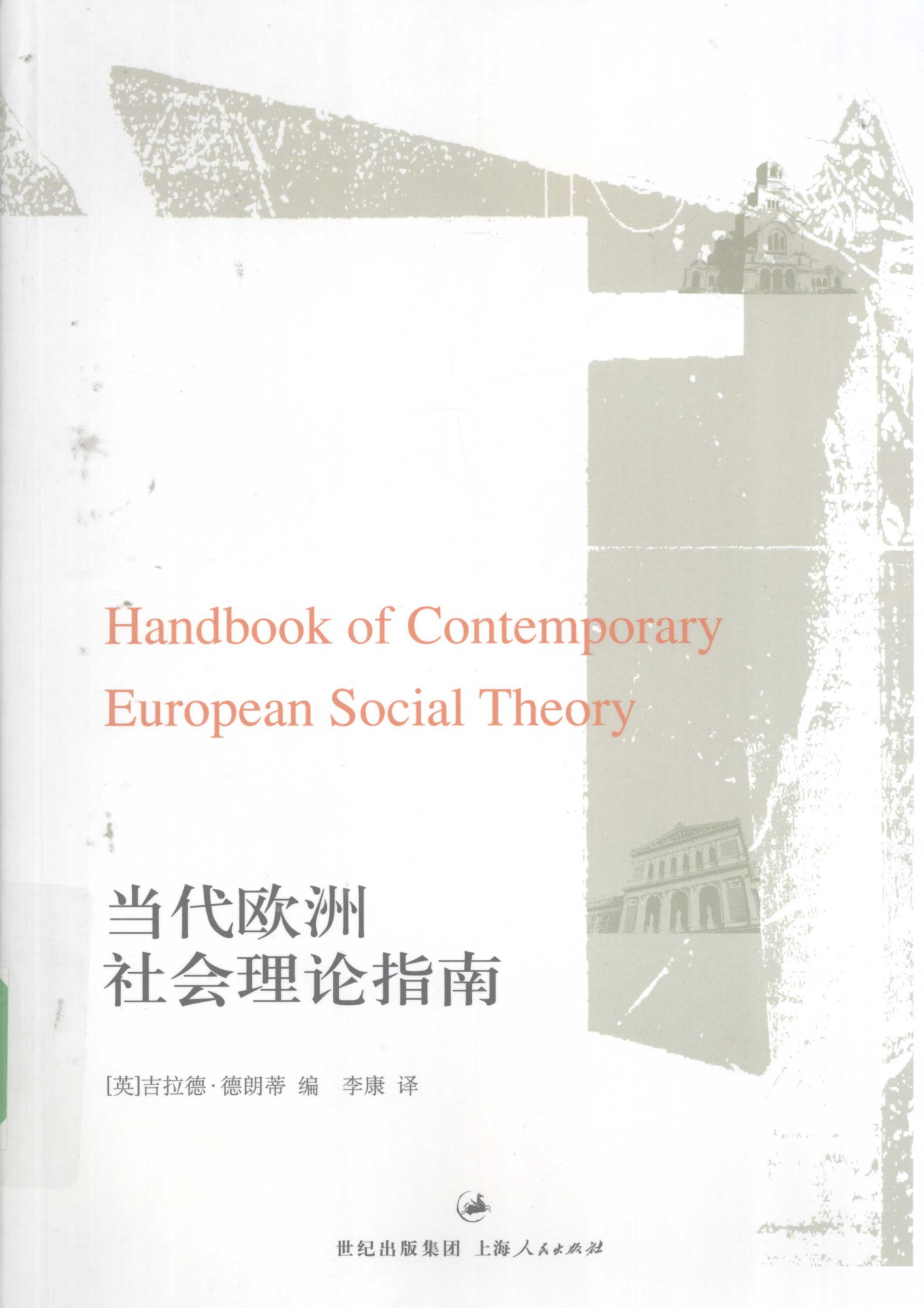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cial Theory

当代欧洲 社会理论指南

[英]吉拉德·德朗蒂 编 李康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cial Theory

欧洲
社会理论指南

[英]吉拉德·德朗蒂 编 李康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 (英) 德朗蒂 (Delanty, G.)
编; 李康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书名原文: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cial Theory
ISBN 978-7-208-08800-9

I. 当... II. ①德... ②李... III. 社会学 - 欧洲 - 现代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138 号

责任编辑 姚映然
装帧设计 罗 洪



世纪文景

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

[英] 吉拉德·德朗蒂 编
李康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4
插 页 2
字 数 650,000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800-9/C · 344
定 价 72.00 元

目 录

- 1 序：今日欧洲社会理论 吉拉德·德朗蒂

第一编 学科传统

- 15 第一章 社会理论形成时期的创建者、经典与典范 托马斯·M. 肯普
28 第二章 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 帕特里克·贝尔特
42 第三章 社会理论与政治哲学 彼得·瓦格纳
55 第四章 社会理论与神学 奥斯丁·哈林顿

第二编 国族传统

- 71 第五章 当代德国社会理论 豪克·布伦克霍斯特
92 第六章 尾随者的时代：布迪厄之后的法国社会理论 弗雷德里克·范登伯格
107 第七章 英国的别具一格之处：联合王国的社会理论 大卫·英格利斯
121 第八章 万事流变中的一脉相承：当代意大利社会理论里的变迁、文化与认同
莫妮卡·萨萨特里
137 第九章 当代西班牙社会理论 萨尔瓦多·希内尔和曼努埃尔·佩雷兹·鲁
埃拉
157 第十章 北欧社会理论：在社会哲学与扎根理论之间 拉尔斯·梅耶赛
175 第十一章 当代中东欧社会理论 阿帕德·萨柯采和哈拉尔德·瓦伊达
193 第十二章 当代俄国社会理论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夫

第三编 思想传统

- 215 第十三章 如何批判？社会批判理论诸路向的合与分 斯蒂芬·缪勒-杜姆
231 第十四章 辩证法之后：后现代性、后马克思主义及其他站位与立场 戈兰·
瑟博恩

- 253 第十五章 解释学、现象学与哲学人类学 汉斯-赫伯特·克格勒
- 270 第十六章 当代欧洲认知社会理论 派特·斯特顿
- 284 第十七章 文明分析、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 约翰·P. 阿纳森
- 297 第十八章 普世主义：一种社会科学研究规程 罗伯特·法伊恩

第四编 主题与叙事

- 315 第十九章 关于自由的欧洲主导叙事 阿格尼丝·赫勒
- 326 第二十章 现代性与摆脱欧洲中心主义 吉拉德·德朗蒂
- 343 第二十一章 欧洲的转型 威廉·乌斯怀特
- 356 第二十二章 纪念政治学——大屠杀、记忆与创伤 丹尼尔·列维和纳坦·施奈德
- 368 第二十三章 文化认同 黑德伦·弗瑞茨
- 383 第二十四章 国族、归属与共同体 伍尔夫·赫德托夫特
- 399 第二十五章 关于欧洲城市的理论阐述 恩金·F. 伊辛
- 412 第二十六章 理解公共领域 克劳斯·埃德尔
- 428 第二十七章 自然、身体呈现与社会理论 菲尔·麦克纳滕

第五编 全球视角

- 445 第二十八章 从多元的欧洲到单一的美国——美国社会理论的学科化、解构与流散 本·阿格尔
- 461 第二十九章 欧洲社会理论与亚洲社会理论的遭遇 弗莱德·达尔马尔
- 472 第三十章 社会理论、“拉丁”美洲与现代性 何塞·毛里齐奥·多明戈
- 489 跋：欧洲社会学中的亚洲 布赖恩·S. 特纳
- 501 中外人名对照
- 515 中外术语对照
- 525 外中术语对照
- 535 译者后记

序：今日欧洲社会理论

吉拉德·德朗蒂

吉拉德·德朗蒂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社会学教授，在社会理论和普通社会学（general sociology）领域的众多论题上均有著述，并担任《欧洲社会理论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编辑。他出版的著作有：《发明欧洲》（*Inventing Europe*, Macmillan 1995），《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1997；2005 年新版）、《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olity Press 1998），《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Sage 2000），《全球时代的公民权》（*Citizenship in a Global A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挑战知识：知识社会中的大学》（*Challenging Knowledge: The University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与 Patrick O'Mahony 合著《国族主义与社会理论》（*Nationalism and Social Theory*, Sage 2002），《共同体》（*Community*, Routledge 2003），主编《现代大师系列·阿多诺》（*Adorno: Modern Masters*, 四卷本, Sage 2004），与 Piet Strydom 合编《社会科学哲学面面观》（*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与 Chris Rumford 合编《欧洲新论：社会理论与欧洲化的蕴涵》（*Rethinking Europe: Social Theor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Europeanization*, Routledge 2005），与 Krishan Kumar 合编《国族与国族主义研究指南》（*Handbook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age 2006）。

这本指南旨在从总体上为读者评述目前在欧洲流行的社会理论。书名中“欧洲”这个形容词只限于这种意义。对欧洲社会理论加以评介之所以正当其时，原因有几点。其一，共产主义的衰微对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政治上的新挑战，欧洲这一身份认同显然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界定。与之相关，一些后国族的发展趋势，比如与欧盟的扩张和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有关的趋势，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化过程，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今日欧洲的性质，已经和欧洲经典社会理论兴起时的那个民族国家时代大为不同了（Delanty and Rumford 2005）。欧洲性质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对社会理论产生影响。

其二，欧洲社会科学内部的一些后国族发展趋势也越来越重要，使人们愈益自觉地意识到与各国族传统相对而言的欧洲背景以及更广泛的国际背景。目前，这种自觉意识主要表现在关注欧洲各种国族传统的相互滋养。因此，我们会在本指南的众多章节中看到，从

可能有的最宽泛意义上来讨论欧洲社会理论，不仅包括人们熟知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国族传统，还包括俄罗斯社会理论，中东欧、北欧、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的社会理论传统。所有这些传统合在一起，构成了丰富多样的欧洲社会理论，必须从比传统习惯上更为广泛的角度来探讨。不过这并不等于在主张，有一种叫做欧洲社会理论的东西，虽然的确有某些趋势表明了这种苗头。

其三，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学科的转型，对于经典涌现出新的诠释，哲学渐渐不再作为对于社会科学的君临一切的解释，在这些背景下，对于社会理论的身份特性出现了更广泛的质疑（参看 Turner 1996）。除了这些因素，在今日的欧洲，社会理论纷繁多样，自然也是显见的事实。尽管针对国族和国际层面的社会理论概述已经有了好几部（参见 Turner 2000, Ritzer and Smart 2001, Harrington 2005），但针对当代欧洲社会理论的整个领域的考察尚有待进行。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 1985 年看到的是宏大理论的兴起（参见 Skinner 1985），而当代社会理论的特性之一，却正是研究思路的多样化，是宏大理论的衰微。欧洲社会理论并不是由任何一股重要学派甚或任何一位重要理论家所统合一体的。因此，这本指南中的绝大多数撰稿人所遵循的思路，都不是集中考察关键性的理论家，而是强调各种国族传统、思想传统与思想流派的纷繁多样与相互滋养。在某些人看来，这会导致社会理论四分五裂，但也可以将当前的状况视为本指南中几位作者所主张的那种普世主义（参看德朗蒂、乌斯怀特、法伊恩和特纳诸章）。当代欧洲社会理论固然不能摆脱经典社会理论的阴影，但与经典遗产之间还是有些显著的差异。

社会理论的具体意涵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这个词本身属于英美传统，不太容易转换成欧洲各股传统。有些传统，比如德国传统，有着别具一格的社会理论遗产，当然主要还是限于社会学。除了这些传统，常用的还是英国的用语。在北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用的是另一个术语，指的是更加具体界定的社会学理论，不过也和社会理论相互竞争。当然这不局限于北美，因为大体上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有一种特定的关联，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学理论阐述方式，关注的像是有关社会变迁的中层理论阐述，或是与宏观社会过程有关的复杂因果模型。与社会学理论相对而言的社会理论这个用语目前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它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社会学，甚或是一种后学科的社会学（参见 Lemert 1998, Seidman and Alexander 2001）。不过，一方是更具扎根性的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和基于证据的理论阐述相关；另一方是更具思辨性和文化取向的社会理论，一定程度上源于人文学科，这两者之间确有张力。

可以推想，英美世界中出现的转向社会理论的趋势，是在反抗美国社会学过于倚重经验的性质，那里一般是从新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理论，视之为假设检验，或者也可以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关注宏观理论阐述。因此，可以将当代社会理论视为试图建立社会科学与研究人的科学之间的新关联。本·阿格尔（Ben Agger）在他所撰写的那章中指出，北美的社会学一向抗拒任何类似宏大理论的东西，所以社会理论主要发生在社会学之外，比如

比较文学、史学和文化研究。因此，批判理论相对被边缘化，没有整合到学科之中。事实上，北美对于批判理论的接受状况，在文学和当代史学中可能比社会学中来得深厚。这和欧洲的情况截然不同，那里的社会理论整体而言更加融入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只需考察欧洲社会学对于福柯的接受状况，就会发现与美国社会学的明显差别，福柯在美国社会学里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尽管人文学科中可谓大举接受了他的著述）。无独有偶，美国的人文学科比社会科学更广泛地接受了法兰克福学派，马丁·杰（Martin Jay）等论家就是明证。

不过话说回来，这类截然对比不能拿整个欧洲来比较，因为那里的各股国族传统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在德国，社会理论（Gesellschaftstheorie）的传统始终在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自我理解中居于核心地位，代表着更具系统性的现代性学说。这或许可以说明哈贝马斯和卢曼为何在当代德国社会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豪克·布伦克霍斯特（Hauke Brunkhorst）指出，现代德国社会理论深深根植于哲学人类学的传统。而萨尔瓦多·希内尔（Salvador Giner）和曼努埃尔·佩雷兹·鲁埃拉（Manuel Pérez Yruela）指出，西班牙社会理论也有很深的哲学根基，从早期的“我们时代的危机”文献，到今日有关现代性危机的著述，一向关注道德议题。而弗雷德里克·范登伯格（Frédéric Vandenberghe）在本指南中指出，法国的情况与此相反，宏大理论意义上的社会理论这个词并不常见，但这是因为它的社会学已经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在别处被称作社会理论的东西，许多在法国就径直归为认识论（亦参见 Gane 2003）。同时，法国社会学对学究抽象（scholastic abstractions）非常警惕，相较于德国，它更决绝地摆脱了哲学，这一点上大体保留了涂尔干的风格。无论是埃利亚斯还是布迪厄，都对哲学非常抵触。在英国，今日的社会理论已经成为某种后学科风格的社会学的主要部分，但与定性传统和定量传统的关系尚未定局。今日英国实际上存在三种社会学：定量社会学，定性社会学，以及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大卫·英格利斯（David Inglis）指出，英国的社会理论固然大多也发生在社会学之外，例如文化研究领域，但与北美不同的是，英国的社会学有大部分与社会理论保持着牢固的关联，后者常常只包括普通社会学。而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社会学的经验性更强，社会理论在社会学中只占有比较边缘性的地位。根据拉尔斯·梅耶赛（Lars Mjøset）在他关于北欧社会理论的一章中的记述，尽管随着跨学科性的愈益增强，日渐接受欧洲和北美的其他研究思路，社会理论也正变得更加重要，但不管怎么说，人们显然还是更偏好扎根性的社会理论。莫妮卡·萨萨特里（Monica Sassatelli）指出，意大利的社会理论在政治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中一样普遍，要区分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是否有可能以一种不同的、更强的意义来谈欧洲社会理论，而不只是后学科式的社会学？欧洲社会理论中确实有一种传统，尽管有深受社会学影响的北欧社会理论，却不只是社会学，其根基所在乃是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弗莱德·达尔马尔（Fred Dallmayr）宣称，它是建立在与旨在达成客观知识的纯粹思辨性理论阐述相对立的基础上的。

他将欧洲思想视作对于纯粹科学的崇拜的批判,从这个角度来界定其社会理论观。汉斯-赫伯特·克格勒(Hans-Herbert Kögler)则是围绕了解释学传统和哲学人类学来讨论社会理论。在德国,自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一种哲学性的社会学大致奠定了大部分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也就是和宏大理论相维系的那种社会学的基础。这股传统正是豪克·布伦克霍斯特和斯蒂芬·缪勒-杜姆(Stefan Müller-Doohm)所撰章节的主题,属于努力将社会学重新定向,摆脱实证主义,紧密维系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以及将社会学家视为公共领域中的批判性知识分子。这股传统过去在美国社会学中付之阙如,只是今日才逐渐走向前台。不过这几位撰稿人对于社会理论的观点也有很多不同:布伦克霍斯特认为它关注的是系统性的社会学理论,哈贝马斯和卢曼依然在其中发挥着主导影响,缪勒-杜姆在其论述批判理论的一章中则认为,社会理论指的是一种更广泛的哲学社会学,只是今日已经丧失了其最初的取向。不管怎么说,别忘了,这种批判性社会理论的观念关系着一种重大的方法论趋势,要以反实证主义为方向,将社会科学重新定向。

但今天我们的处境并非如此。目前情形的特点是一些后学科性的发展趋势,是纷繁多样而又互有关联的理论思路和方法论思路(参见Levine 1995; Delanty and Strydom 2003)。这些趋向往往会消解宏大理论的壮志雄心,而后者正是经典社会理论的题中之义。诚然,在1980年代,以哈贝马斯、卢曼、吉登斯等为代表的欧洲社会理论家,各自尝试以新的系统性的现代性理论来复兴宏大社会理论(参看Delanty 1999)。但无论是沟通行动理论、系统理论还是结构化理论,这些方案都尚未发展成获得广泛认可的新的系统性社会理论。哈贝马斯本人走向了政治哲学,吉登斯则走向更具党派色彩的政治学。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倒是通过探讨承认(recognition)这一一般概念,试图回归社会学问题,以求重振批判理论。不过,想要通过批判理论来为社会科学重新定向,这种路数的前景似乎难以逆料。布迪厄尽管在方法论上有重大创新,但他的批判社会学从未以宏大理论或全面的现代性学说为旨归(参见本指南中范登伯格所撰一章)。只是到了后期著述,他才开始关注明确的政治论题。

诚然,今日之欧洲,旧式的哲学性社会学已经被边缘化,或者被引向文化批判,你只要想想阿多诺用哲学来重振社会学的努力的最终命运就会知道。但它尽管在方法论上缺乏潜力,却依然有着重要影响。它依然保持了对于社会的道德基础的关注,在许多传统中,还依然关注着寻求某种可替代的社会。社会理论正是这种欧洲经典传统的主要成果之一,并且奠定了一种跨学科性的社会理论,而绝不仅仅属于社会学传统。这样把社会理论这个词理解成某种批判性的思想介入,适用于所有社会科学中的理论维度。完全可以称之为针对当下的批判性社会哲学。这一术语所表现出的对于理论的理解更接近于反思观念,因此也就必然包含一定程度的哲学和跨学科性质。这样来理解社会理论,既不会将其化约为社会学理论,又不会因为要回归人文学科,而割裂了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联。本指南中汉斯-赫伯特·克格勒就是以这种立场来处理解释学,他认为,要想用更具文化敏感性的思

路来研究具体情景中的人的行动 (agency) 模式, 以协调关于全球层面的过程和社会层面的结构的宏观理论, 解释学依然十分重要。

社会理论在此前属于共产主义体制的各个社会的兴起尤其耐人寻味, 体现了社会理论作为对于当下的一种积极介入。本指南中讨论俄罗斯社会理论和中欧社会理论的章节以不同的方式表明, 一方面是挪用了既有的、大部分来自西方世界的思路, 另一方面也存在此前被马克思主义所遮蔽的各具特色的国族传统。中欧和东欧固然产生了声名远播的文学大家和艺术大师, 但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社会思想家和政治思想家却相对不为人所知, 除了波兰流亡者齐格蒙德·鲍曼和匈牙利流亡者阿格尼丝·赫勒 (Agnes Heller), 后者也是本指南的撰稿人。阿帕德·萨柯采 (Arpad Szokolczai) 和哈拉尔德·瓦伊达 (Harald Wydra) 在为本指南所撰的章节中对此有所矫正, 介绍了扬·帕托奇卡 (Jan Patočka)、卡罗伊·凯雷尼 (Károly Kerényi)、伊什特万·比博 (István Bibó) 和贝拉·豪姆沃什 (Béla Hamvas) 等理论家。而据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夫 (Alexander Dmitriev) 所称, 俄罗斯社会理论除了曾经在 20 世纪大多数欧洲社会理论中举足轻重的流亡者传统, 还有其自身独特的传统。他写的那章对当代俄罗斯社会理论的见解深刻, 十分难得, 因为这一主题在以塞亚·伯林的考察之后就乏人问津 (参看 Berlin 1978)。

这种跨学科性的社会理论的特定风格, 尽管涵括的领域广泛, 并具有深厚的哲学面向, 但无疑是受着社会学家的强烈主导。根据英格利斯的说法, 在英国, 社会理论这个词还应当扩充到包括文化理论, 包括彼得·伯克 (Peter Burke) 等历史学家, T. H. 马歇尔 (T. H. Marshall) 以降的社会政策理论, 在人类学中则包括恩斯特·盖尔纳 (Ernst Gellner) 这样反传统的思想家, 昆汀·斯金纳等政治理论家, 安东尼·吉登斯、布赖恩·特纳 (Bryan Turner) 等社会学家, 罗姆·哈雷 (Rom Harré) 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 以及奈杰尔·斯里夫特 (Nigel Thrift) 这样的地理学家。尽管如此, 有必要再说一遍, 说存在欧洲社会理论, 并不是说存在一种专属于与美国相对的欧洲的社会理论。但在欧洲, 四下弥散的社会理论领域在今日复兴之势确属蔚为可观, 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科学在中东欧的兴旺发展, 因为需要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的性质作不懈的反思。有鉴于此, 威廉·乌斯怀特 (William Outhwaite) 强调了欧洲转型以及欧洲认同问题对于当代欧洲社会理论的重要性。就此而言, 可以将欧洲的自我理解看作社会理论在欧洲的一个重要背景。罗伯特·法伊恩 (Robert Fine) 已经指出了这种自我理解的普世主义特性, 我本人在关于从普世主义角度看待现代性的一章中也有置评。

不管是在欧洲, 还是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里, 取社会理论而舍社会学内部的社会学理论, 无疑表明了重视新的社会学关注点, 特别是有关文化、认同和全球化等议题的关注点。当前有关社会世界的理论阐述非常关注主体性和认知的转型。在这本指南中, 就可以看到这些关注的一些实例。丹尼尔·列维 (Daniel Levy) 和纳坦·施奈德 (Natan Sznaider) 讨论了创伤 (trauma) 在欧洲自我理解中的呈现, 认为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已经成为确

定某种更具普世主义性质的欧洲意识的特性之一。而身份认同中的他者的问题,则是黑德伦·弗瑞茨(Heidrun Friese)有关文化认同一章的焦点。伍尔夫·赫德托夫特(Ulf Hede-toft)则是结合国族这一更广泛的观念,视之为归属(belongings)的一种参照点,来讨论文化认同的主题。可以认为,这些章节是试图从理论上把社会场域表述为一种充满冲突、意涵暧昧的空间,孕育着新的现实。在恩金·伊辛(Engin Isin)讨论城市的一章,以及克劳斯·埃德尔(Klaus Eder)讨论公共领域的一章中,也体现了这种视角。在此,展现了一种有关社会范畴(the social)的新观念,能够坚定地抵制封闭。在伊辛看来,城市是展现历史可能性的场所,是欧洲社会思想的核心主题之一。他把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来分析,必须从自主、积累、差异和安全等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埃德尔讨论公共领域的一章则是基于民主化和社会转型的新兴过程,分析了哈贝马斯之后的公共领域,保持了与伊辛一致的基调。公共领域的观念越来越被人们视为现代性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于欧洲转型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些章节,包括菲尔·麦克纳滕(Phil Macnaghten)讨论自然与身体呈现(embodiment)的一章,都证明了欧洲社会理论中对于社会转型的关注。而当前有关欧洲的理论阐述的特性之一,就是这类转型有着某种明显的话语向度。虽说对于此类议题的关注并非欧洲社会理论所独有,但从1980年代晚期以来,这些国家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转型,晚近的欧洲社会理论在作回应时,这些主题确实是越来越走向了前台。

要探讨1989年至1990年间一系列事件的断裂性,必须更广泛地关注现代性,重新解释社会范畴和政治范畴(亦参见Outhwaite and Ray 2005)。德朗蒂、赫勒、戈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和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在各自章节中以不同的方式指出,现代性已经成为欧洲社会理论发展的主要动机(亦参见Wagner 1994, 2001, Delanty 2001)。赫勒认为,可以探讨一些欧洲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s),她从中挑选出自由,作为欧洲文化中最具渗透性的主导叙事之一。所谓主导叙事,就是某种超越特殊文化的东西,但并没有与特殊的叙事相脱离,主导叙事之间甚至可以处在相互紧张之中。正是这种蕴涵创造性的张力,成为凸显现代性的特性之一。因此,赫勒认为,自由这一主导叙事是脆弱的(fragile)。我在关于现代性和欧洲中心主义问题的一章中也试图表明,必须把现代性看做是普遍范畴与特殊范畴之间的某种互动,现代性就是一种持续的转型过程。

本指南中所呈现的社会理论观念试图避免以核心思想家为焦点。就此而言,本指南旨在抵抗某种特定的英美社会理论,它常常和本科生的教学规划联系在一起,社会理论完全成了社会学史。但社会理论并不只是社会学之类的一门学科的经典时期或形成时期的历史,虽说这肯定是对社会理论的一种常见理解。阿格尔在讨论美国传统和欧洲传统那一章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与之相关的是,社会理论常常被化约为对于欧洲理论家的评析,并且常常只是往昔的社会学家。这又是英美风格的想像力的一种特性。如果社会理论仅仅成了对于经典作家的诠释,诚可谓不幸。正像托马斯·肯普(Thomas Kempe)在开篇一章中

所指出的那样，一门学科的历史固然很重要，对于经典的不断重释固然很重要，但社会理论并不仅限于此：它是与历史之间充满活力的互动。社会理论的古典人物或创建先贤都和历史的重重大事件关系密切，肯普具体指出了个项事件：“革命的时代”（1789—1871）、“社会范畴的兴起”（1872—1919）以及“历史的终结”（1920—1945）。社会理论如果脱离现代性中这些重大的转型，就会毫无意义。

因此，社会理论处于两种不确定的基础之间：一方面是某种后学科性的社会学领域，另一方面是某种跨学科的理论阐述方式，关系到政治性的问题（何种社会？），认识论上的哲学问题（真理的性质、方法与知识的问题），以及本体论上的哲学问题（社会现实的性质）。就此而言，相比于政治理论和社会学理论这些更具学科专门性的努力，社会理论的身份特性就不那么界限分明。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社会哲学，社会理论力求以尽可能宽广的意义来思考社会世界（参看 Osborne 1998）。这样或许可以最好地区别于狭义上的社会学理论，区别于社会学史。它不可避免地维系着批判性和规范性的问题。几位撰稿人已经指出，社会理论是如何始终维系着道德议题。只要社会学还关注规范性议题，就不可能摆脱社会理论。奥斯丁·哈林顿（Austin Harrington）指出，社会理论还关注着一些神学中常见的问题。可以把其中某些关注概括为超越（transcendence）问题的重大挑战（亦参见 Mellor 2004）。就此而言，即如瓦格纳在其为本指南所撰章节中所论，社会理论还关联着政治哲学。他的观点可以联系到赫勒讨论欧洲有关自由的主导叙事，不过有所不同。所谓政治哲学，是围绕着一一种特定的政治哲学思潮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个体主义的自由主义。而社会科学往往是实证主义的。不过，社会理论与政治哲学之间这种传统的两分界限正在逐步瓦解，重新关联社会理论与政治理论的崭新机会正在涌现。

与政治范畴的关联在意大利社会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萨萨特里提请我们注意政治知识分子在意大利社会理论中扮演的角色，注意意大利社会理论基础宽广的跨学科性。这块领域可以上溯至维柯和马基雅维利，包括艾柯、帕累托、葛兰西、博比奥（Bobbio）、梅鲁奇（Melucci）、皮佐尔诺（Pizzorno）、波吉（Poggi）、阿甘本（Agamben）和内格里（Negri），几乎所有人都不可能归为某一种特定的学科传统。瓦格纳的观点不能解释为要回归政治范畴。事实上，他恰恰是在批评某些当前的趋势。他的主张是，社会范畴和政治范畴必须相互关联，可以从推理模式中发现社会生活中如何确立政治话语的规范结构，甚至正当化说明（justifications）也要到社会生活中去找。大致可以确定，欧洲社会理论的欠缺之一就是政治范畴的角色。除了左翼的哈贝马斯和右翼的施密特这两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欧洲社会理论家并不像美国理论家那样重视政治范畴，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美国的政治理论相对强于社会理论。对于欧洲理论家，未来的挑战之一是要以新的方式来关联社会理论与政治理论。

我们必须问，在政治范畴转型和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转型过程等当前议题面前，现存的各种研究思路和流派是否足以完成社会理论所面临的任務。批判理论传统固然已经树立

了有关社会世界的一些主要视角，但它眼中的未来却是没有定数的。不妨推想，欧洲社会理论的未来将会继续借鉴批判理论，但所采取的形式必然大为不同。缪勒-杜姆指出，既然今日有着形形色色的批判，不是所有的批判都能够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最初规划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或许只能以复数的形式来谈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最初被设想为一种内在固有的理解，认为批判有赖于一种规范性的反事实运作。缪勒-杜姆的看法也是哈贝马斯所持的立场，当他用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理论来取代认知旨趣学说，基本上就是这种立场。前者现在成为他的话语伦理学的基础。然而，有许多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已经广泛认识到，这种批判模式背后的规范假设已经不再可信。

规范性批判的危机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前途未卜上。如前所述，中东欧和俄罗斯的大部分社会理论都抛弃了这股传统。瑟伯恩在评论马克思主义遗产时认为，关键的议题之一是转向文化理论，对此马克思主义不再有充分的应对能力。不过他也提出了一点重要意见，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一向非常关注现代性的性质，而我们当前的后马克思主义背景已经见证了后现代主义的衰微，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有关现代性的某些核心描述完全过时。有鉴于此，不妨赞同瑟伯恩的主张：社会理论陷于两端之间：一端是就社会现象给出全面的说明，一端是理解社会世界的意义。为此，社会理论必须有能力解释社会世界。就此而言，解释学的传统就代表了欧洲社会理论的一种持久特性。社会理论作为对于社会世界的一种解释，无法彻底摆脱解释学的要素。这正是汉斯-赫伯特·克格勒的核心论点之一。在他看来，一种理论框架要有能力贯通宏观分析层次和人的行动中扎根于文化的向度，解释学就是不可或缺的。这里的文化向度也体现在派特·斯特顿（Piet Strydom）所称的认知社会理论上。这种认知社会理论尽管源于元生物学（metabiology），但也涵括了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和语用性（pragmatic）社会学。它强调了有关世界的社会分类和界定的建构主义学说。该章极其明确地宣示了当代社会理论中一种常见的方法论关怀，即探讨认知过程，虽说其观点尚不足以形成一种方法论汇通（convergence）的命题。

有关当代欧洲社会理论中的文化性主题，约翰·阿纳森（Johann Arnason）和罗伯特·法伊恩（Robert Fine）所撰写的章节可谓另外两个实例。阿纳森提出，近些年来的文明分析的复兴，属于人的科学中所谓的“历史转向”。根据阿纳森的研究思路，文明分析也奠定了作为多元处境的现代性的理论。阿纳森追随了本杰明·内尔逊（Benjamin Nelson）的思路，认为关键问题在于现代性这一宽广领域中，文明之间的相互遭遇。文明在现代性下愈益相互缠绕，乃至出现不可能出现未受触动的原装文明之间的冲突。从解释学的角度理解作为多元处境的现代性，文明因素在其中继续发挥作用，这样就暗含着某种普世主义的命题。这个命题在何塞·毛里齐奥·多明戈（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讨论拉美对于欧洲社会理论的视角的一章中有回应，而且显然也是法伊恩论述普世主义的一章的主题。法伊恩认为，普世主义与其说是一套固定的观念，不如说是在概念、历史和规范等多种角度的考

虑启发之下形成的一种研究议程。普世主义转向首先是要批判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称的方法论国族主义，也就是想当然地接受民族国家有关过去乃至当下的一系列预设（参看 Beck 2000, 2002）。尽管这些章节绝对称不上面面俱到，但确实提请我们注意到当代欧洲社会理论中的一些核心主题。显然有趋势要超越对于社会理论的特定学科性的限制，愈益明确地承认，社会理论作为一种跨学科性的探讨当下的理论阐述方式，也必然是一种后国族性的努力。普世主义可以成为一种理解方式，而认知社会理论则是另一种方式。这些思路，以及批判理论、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遗产、文明分析等其他思路，展示了对于社会理论的一种共同理解：针对当下的一种批判哲学。

最糟糕的一种社会理论，乃是愚民主义的（obscurantist）理论阐述方式。在这种阐述方式下，理论成为自身的所指（referent），彻底丧失了与实质论题的关联。社会理论的文化转向原本将社会理论带离了哲学性的社会学，却又往往转而趋向哲学抽象。理论家们提出的那些主张，许多并未得到经验证据的具体验证。社会理论作为针对当下、自觉界定的批判哲学，如果保持与经验研究和基于经验证据的论证的密切关联，则更有机会抵抗这种愚民主义的趋向。社会学的传统提供了这样的保障，抵御文化理论与哲学汇流所造成的这种趋向，因为那样的话理论就脱离了实质议题。社会理论的社会学基础为涉及众多论题的许多过度理论化的主张提供了重要的矫正。有鉴于此，社会理论必须建基于社会科学，不过不一定是社会学。社会理论不能遁入文化理论的哲学抽象，而必须定位于社会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成为社会科学的奴仆，或被化约为某种形式化的社会学理论阐述。法国社会学就是一例，体现出了一种特别的社会理论的局限。与布迪厄相维系的这种社会理论，猛烈抨击哲学化的理论，比如后结构主义者的那些理论，确立了一种理论社会学，但已经达到了自身的局限（参看 Bourdieu 2004）。其结果，后布迪厄时代的社会学现在正探寻一种新的社会理论。范登伯格简述了这一趋向的概貌，在他看来，欧洲社会理论已经步入了“尾随者（epigones）的时代”：英国社会理论已经走出遁入政治哲学的吉登斯，法国的拉图尔（Latour）、博尔坦斯基（Boltanski）等人已经另辟新路。不过，如果我们接受布伦克霍斯特的说法，德国的社会理论尚未完全超越哈贝马斯和卢曼。

今日社会科学哲学中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是社会理论在两个方向上的重新定向，一方面摆脱法则—演绎性的理论观，将理论视为假设检验，另一方面摆脱宏大社会理论。帕特里克·贝尔特（Patrick Baert）批评了这种趋势。他称此为再现型（representational）理论，这在晚近的英国社会理论中颇为流行。这种观点将理论视为对于社会世界的图示（mapping），社会理论由此为思想上陷入贫乏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基本的本体论基石，以支撑经验研究。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思路，其中的社会研究揭示了理论的真理。贝尔特对这种社会理论模式的现实关联性提出了批评，认为它能够产生的结果其意义颇可质疑，其前提乃是建基于一些不再确凿可信的哲学假设，假定科学和研究的性质是对社会世界的镜射（mirroring）。因此，无论是对于实证理论还是对于宏大理论，这种社会

理论模式都不能提供充分的替代（参看 Kemp 2005）。

简言之，看起来社会理论似乎的确有必要超越社会科学，以便能够影响社会科学，但是危险在于，社会理论如果趋向于哲学，又会彻底丧失与社会科学的关联。在这一点上，梅耶赛正确地要求加强对于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认识，它既可以是实质理论，也可以是形式理论。但这种扎根理论又必须与作为社会哲学反思的社会理论建立新型关系。就此而言，不能忽视批判性反思的重要性。正如贝尔特所言，社会理论是社会科学和人的科学中思想争论的主要领域。正是在社会理论中，为社会科学设定了一些最重要的议程，公共领域、风险、全球化、网络等议题即为明证。即使在表面看来专属社会学的一些议题，比如结构与行动之论争，拉图尔的动因网络（Actor Network）理论，都根本没有仅限于社会学家，而是影响广泛。晚近有一项有关过去 25 年社会学中最具影响的书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多数其实并非社会学家所撰（参看 Clawson 1998）。有鉴于此，很难反驳贝尔特取社会理论而舍社会学理论的偏向。

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普世主义的社会理论，有能力理解重大的社会转型，是与国族性相对，甚至是与西方性相对的全球性的社会转型（参见 Delanty 2006）。与马克思主义结盟的哲学曾经一度为旧有的欧洲社会理论提供了生机活力。但随着这一传统的衰微，以及面对当前大多数社会科学提供可操作要素的新实证主义，没能找到可以替代的方法论，社会理论有可能陷入某种唯我论（solipsism），其特点是沉溺于古典社会学。社会理论要想针对当下提供批判性的解释，就必须恢复社会范畴，贯通社会科学的某些关键共核。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固然是要将跨学科性的社会理论领域与社会学理论的中层模型相关联，与经验性的社会研究相关联。但社会理论始终不止是社会学理论。就此而言，欧洲社会理论与美国社会学理论之间可以开展富有成果的对话，但这还不够。还必须超越多明戈所称的虚设对立，即一方是界定含糊的宏大理论，一方是默顿式的中层理论，可以证伪，基于经验。这种二分对立主要是在欧洲社会理论内部发展起来的，从未遭遇到任何根本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融入了大部分欧洲宏大理论，而主要是美国人做的社会学中层理论阐述本身也建基于欧洲社会理论。不妨说，目前的全球背景正好提供了今日社会理论的崭新起点。这势必将要求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理论。

乌斯怀特在他那一章中指出，社会理论是在专属于欧洲的那些议题的背景下兴起的。因此，社会理论的自我理解也是从欧洲遗产的角度来界定的。这势必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欧洲中心主义。基本可以肯定地说，21 世纪的社会理论将不得不探讨一些新的话题，与 18 世纪欧洲兴起的现代性规划大为不同。尽管乌斯怀特和我自己在为本指南所撰章节中都提出，欧洲社会理论的各项范畴对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有其相关性，但这种观点并不一定还会成为广泛共识。不过，德米特里夫在讨论俄罗斯社会理论时似乎就是这样的立场，他认为必须放弃追寻一种独特的俄罗斯社会理论。但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由于流亡的传统，俄罗斯社会理论已经成为欧洲传统的一部分。这也是多明戈在讨论拉美与欧洲社会

理论的关系一章中的基本观点。达尔马尔也发现了欧洲社会理论与亚洲社会理论之间的一些共同主题。他更广泛地将社会理论视为一种批判性哲学，在此框架下，提请我们注意1980年代印度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兴起，以及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葛兰西在庶民研究的发端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在印度还是在东亚，在佛教思想家和儒学思想家所提出的多种思路中，都有对于批判理论、解释学和现象学等西方思想的回应。在达尔马尔的分析中，关键并不在于已经出现对于西方思想的简单采纳，而是一种对话式的交流或互动。达尔马尔思考了法伊恩所谓普世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批判议程的主张，认为最终界定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理论的，将是一种类似于批判性思考的全球网络之类的东西。

欧洲社会理论不再存在于一个完全属于欧洲的世界，甚至也不是一个完全属于西方的世界。虽说欧洲社会理论（European social theory）的核心关注中有许多一向是专属于欧洲或更广泛的西方世界的，但欧洲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in Europe）将不得不探讨全球背景。多明戈强调“全球现代处境”作为社会理论的定位。有鉴于此，布赖恩·特纳讨论了一个后欧洲框架的世界（post-European world）里的亚洲背景以及欧洲社会理论的未来。

参考文献

- Beck, U. (2000)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1) 79–105.
- Beck, U. (2002) 'The Cosmopolita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 (1–2) 17–44.
- Berlin, I. (1978) *Russian Thinker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Bourdieu, P. (2004)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lawson, D. (ed.) (1998) *Required Reading: Sociology's Most Influential Books*, Amherst: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Press.
- Delanty, G. (1999)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Delanty, G. (2001)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Sage.
- Delanty, G. (2005)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2nd edn/1st edn 1997),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elanty, G. (2006) 'The Cosmopolitan Imagination: Critical Cosmopolitanism and Soci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57 (1).
- Delanty, G. and Strydom, P. (eds) (2003)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The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elanty, G. and Rumford, C. (2005) *Rethinking Europe: Social Theor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Gane, M. (2003) *French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 Harrington, A. (ed.) (2005) *Modern Soci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mp, S. (2005) '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8 (2) 171–191.
- Lemert, C. (ed.) (1998) *Social Theory: The Multicultural and Classic Readings*, Boulder: Westview.
- Levine, D. (1995) *Vis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llor, P. (2004) *Religion, Realism and Social Theory: Making Sense of Society*, London: Sage.
- Osborne, T. (1998) *Aspects of Enlightenment: Social Theory and the Ethics of Truth*, London: UCL Press.
- Outhwaite, W. and Ray, L. (2005) *Social Theory and Postcommunism*, Oxford: Blackwell.
- Ritzer, G. and Smart, B. (eds) (2001) *Handbook of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 Seidman, S. and Alexander, J. (eds) (2001) *The New Social The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Skinner, Q. (ed.) (1985)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B. S. (ed.) (2000)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 Turner, S. (ed.) (1996) *Social Theory and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 Wagner, P. (1994) *Sociology of Modernity: Liberty and Discipline*, London: Routledge.
- Wagner, P. (2001) *Theorizing Modernity*, London: Sage.